

廣瘟疫論

上

廣瘟疫論序

瘟疫一證歷代明哲具有成方如仲
景有大青龍湯陽旦湯越婢湯黃芩
湯白虎湯大小柴胡湯三承氣湯麻
黃升麻湯諸條列瘟疫之見證為
法下法和法雙解法輕重深淺纖毫
備具特散見於諸經條中而未嘗直

指其名為瘟疫非不欲明言也其書
本傷寒立論而互為區別之書非專
論瘟疫之書且上古文辭簡易詳於
辨證而不詳於立名欲人後證上細
辨則不必於名上區別而自無混治
之失嗣是而後河間有宣明五氣論
則論瘟疫較詳立法更備如桂苓甘

露飲黃連解毒湯三已效方涼膈

入葳石膏湯雙解散諸方皆是而亦
未正其名易老東垣大羌活湯九味
羌活湯立方更備而亦無專書無特
名至吳又可先生貫串古今融以心
得著時行瘟疫一論真可謂獨闢鴻
蒙揭日月於中天矣顧其書具在而

時賢有未見而不用其法或雖見其書而不能信者無恠矣有口誦其書嘖嘖稱道而對證施方仍多不用其法口則曰此時證也而手則仍用傷寒之方拘傷寒之法者比比皆然愚揣其情必非知而不用也知其名而未得其辨證之法耳愚目擊心傷不

揣固陋而取吳子之原本或註釋或
增訂或刪改意在辨瘟疫之體異於
傷寒而尤慎辨於見證之始故首增
辨氣辨色辨脉辨舌辨神諸論於開
卷使閱者一見瞭然則吳子之書人
人可用而瘟疫之橫天者少生全者
多誠斯世斯民之幸也上元戴天章

麟郊甫識於存存書屋

乾隆四十八年歲在癸卯夏五月望
日孫男嗣琦謹書

六淫之邪中人爲病風寒尤甚蓋風者善行數變其
勢猛急寒者收引拘束其氣堅凝故其病人也不假
少貸而爲患至速各家醫書均首列中風傷寒二門
以示後學習是業者咸致力於風寒以求諸病擴而
充之觸類引伸固無所不概若執而守之亦不免刻
舟求劍而所遺實夥雖長沙有論後學註釋繁多究
使指歸不定以致濕溫時疫漏而不講迨吳又可瘟
疫論出稍使人知疫與傷寒同途異歸不可拘傷寒
法而治疫然其辨悉猶不若廣瘟疫論之提綱挈領

曉暢明白能使不習醫者洞然領畧也予於庚寅偶
得此書故友王村舟言是書乃金陵前輩麟郊戴公
存存書屋之稿本近爲儀徵鄭氏所刻發坊未久板
已散失坊間竟無覓處予每惜之庚子遷居北城得
識國子學正戴敬咸先生乃知麟郊公爲先生之祖
因叩及是書藏本與予所得者相校讐一字無訛雖
鄭氏前刻未將存存書屋之來由道出情似掠美然
非其剽竊流傳則予亦不得覩見而無由與敬翁先
生探其本源也因慙慙梓行以繼前徽壬寅冬正在

付梓尚未蒞工而敬翁先生忽嬰疾而逝今其嗣接
踵成是書屬予紀其本末予亦不敢以固陋辭謹敘
其事以紀麟郊公之作美於前而得其賢嗣繼美於
後庶此不刊之書得以永垂霄壤救濟生靈實可上
媿長沙之功而庇醫林後學於不淺矣

乾隆四十八年歲次昭陽單閏氏臯月會稽沈懋發
撰

張仲景傷寒論不止爲傷寒一證用也經絡腑臟表裏洞然善讀者誠擴而充之運用不窮故爲醫門聖書獨瘟疫一證治法又別其始末疑似之交非更有善本剖析精詳終不免毫釐千里之誤此洞庭吳氏之書紹仲景而獨闢其奧也况瘟疫病多真傷寒病少其於濟世尤急舊稱長沙於傷寒論外兼有治疫之書而世遠失傳洵可惜也余弱冠習舉子業兼從田淑姜先生讀軒岐靈素諸書於吳氏瘟疫論頗曾究心嗣_補山家叔授以存存書屋廣瘟疫論抄本知

折衷而出內增辨證八兼證五夾證十條分縷析尤
爲壽世良法數年來每於風雨雞鳴講明切究及臨
證時覺有得心應手之妙益信是書之爲功大也辛
丑冬晤贈公文孫末堂先生幸將出其藏本刊板行
世庶可公諸海內用垂不朽並囑余誌其端末爰敬
跋數言以附卷後

乾隆四十七年歲次壬寅冬十月旣望江寧後學程
家珏葵百氏頓首拜識

先大父北山先生以通儒邃醫學所論著傷寒雜病
諸書及欬論註瘧論註廣瘟疫論凡十數種皆先世
父雪村先生行楷細字錄藏於家近書坊中有刻本
瘟疫明辨四卷祖啟購閱之卽先大父存存書屋廣
瘟疫論也雖易其名幸未改竄其文不知何人誤刻
爲歛人鄭某之書在先大父固不爭此而子孫見之
不容不正也因出存存書屋原本校而刻之以糾譌
傳廣先德因嘆傷寒一書註者百家至程郊倩實爲
獨闢鴻濛後有慈溪柯韻伯論翼出而傷寒之書嘆

觀止矣瘟疫一證古無成書至吳又可實爲獨闢鴻
濛更有先大父此書出而瘟疫之書嘆觀止矣事固
有更閱數千年而後得所折衷者此類是也代生名
賢民何幸歟

乾隆四十七年歲在壬寅秋七月望後二日孫男祖
啟謹識

上元縣志

戴天章字麟郊邑庠生少師林青雷習舉子業好學
強記所讀經史能通部逆背如瓶瀉水壯謂時文干
祿不足爲研求有用之學白天目地理算數射弋以
及書畫琴弈之類無不探微極要尤精醫理博覽深
思活人無算謝之金揮不受四方淹雅名流至必下
榻請教性樂推解友朋中或來就食更贈餘資歸而
舉火課諸子督以勤苦力學晚號北山學者稱北山
先生長子瀚字巨川雍正元年癸卯一甲第二人恭

遇

覃恩

勅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例贈中憲大夫乾隆辛卯孫翼
子官御史再遇

覃恩

馳贈朝議大夫如其官

廣瘟疫論目次

上元戴天章麟郊甫著

卷之一

一辨氣

二辨色

三辨舌

四辨神

五辨脉

時疫與風寒異氣

時疫與風寒異受

辨傳經

兼寒

兼風

兼暑

兼瘧

兼痢

夾痰水